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

形而上学的 逻辑基础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

[英] 迈克尔·达米特 (Michael Dummett) / 著
任晓明 李国山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B015

D011

形而上学的 逻辑基础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


SBK65/05



迈克尔·达米特 (Michael Dummett) / 著
任晓明 李国山 / 译



2003064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英] 达米特著; 任晓明, 李国山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

ISBN 7-300-06191-5

I. 形...

II. ①达...②任...③李...

III. 达米特, M. —逻辑—哲学思想

IV. 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0688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

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

[英] 迈克尔·达米特 (Michael Dummett) 著

任晓明 李国山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5×1300 毫米 1/16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23.75 插页 3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73 000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我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多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本套丛书则旨在选译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我们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这套丛书拟按学科划分为若干个子系列，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将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的见仁见智，以及我们选择眼光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

主编

苏珊·哈克

美国，迈阿密大学

人文和科学学院库珀高级学者

哲学教授，法学教授

陈 波

中国，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编辑委员会

唐纳德·M·波切特

美国，俄亥俄大学

哲学教授

奥斯瓦尔德·查提奥布里安

巴西，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

逻辑学和哲学教授

唐纳德·戴维森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

威里斯和马里昂·斯拉塞哲学教授

迈克尔·达米特

英国，牛津大学

威克汉姆逻辑学教授

约尔根·哈贝马斯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杰出哲学教授

露丝·巴坎·马库斯

美国，耶鲁大学

瑞本·波斯特·哈莱克教授，高级研究学者

托马斯·内格尔

美国，纽约大学

大学哲学教授，费奥里罗·拉瓜迪亚法学教授

约翰·R·塞尔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

米尔斯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教授

彼特·F·斯特劳森

英国，牛津大学

维因弗里特形而上哲学教授

希拉里·普特南

美国，哈佛大学

柯根大学教授

H·斯丹迪希·撒耶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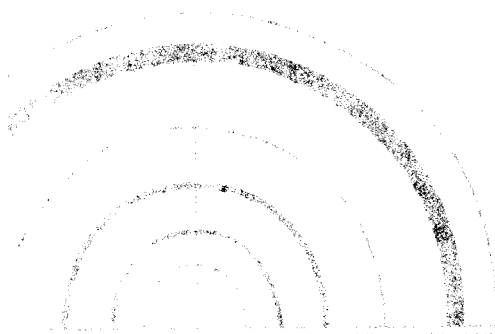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

哲学教授

乔治·亨利·冯·赖特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哲学教授



总序一

人类持续关注着哲学的那些基础性和长期有争议的问题，例如关于真理和实在的本性，人类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知识的可能性，理性和经验的作用以及关于伦理的、政治的和美学的价值等的问题。不过，哲学的传统和风格在这个世界的不同文化之间变化极大。我们希望，通过使中国读者能够接触到近50年来某些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著作，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能够在有益于国际学术共同体，并且对哲学探究的进步有所贡献。

当然，“西方哲学”（像“东方哲学”一样）是一个非常宽泛和模糊的词，包括了很不相同的传统和探究方式。近50年来，西方传统以下述明显的划分为标志，即所谓的“分析”传统和“大陆”传统——这是一对奇怪的范畴，把一种或一族以方法论为特征的探究方式（即“分析的”），与另一个靠地理位置来区隔的传统（即“大陆的”）相对照。在很大程度上，“分析的”探究方式在英语哲学中，也就是在英国和美国，持续占据主导地位；

而“大陆”哲学在大多数欧洲和拉美国家一直保持优势地位。不过，在美国也有很多“大陆”哲学占优势的系科（并且新近的法国哲学在许多文学系有明显的影晌），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能干的逻辑学家和偏向于分析的哲学家。

当然，“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本身都是宽泛和模糊的词，它们包括了很不相同的主题和先入之见——这些主题和先入之见在本系列所涉及的过去50年间已经有所改变和演进。在分析传统内，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起初居于支配地位，并且由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延续性影响，形而上学只是偶尔被小心地加以探讨；但是，目前各种牌号的“自然主义”借助于物理学、认知科学或进化生物学等，已经产生了影响，并且变得相当热门；形而上学已经恢复了它的中心地位：心灵哲学、认识论、科学哲学以及道德哲学和社会哲学，已经不再被简单地视作语言哲学的特殊分支。

类似地，大陆哲学也总是处在演变中。过去50年内，法国哲学逐渐蚕食了50年前由德国哲学所占据的地盘：存在主义在关于人类自由的中心问题上产生了重要的进展，随后它又被结构主义所超越，后者把人类主体看做是既受制于社会结构又产生于社会结构；结构主义反过来又受到“后结构主义”对它所假定的这种结构稳定性的批评。在德国，同一时期见证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演进，从一开始对启蒙理性的批评，到新近关于交往合理性的工作，它一直把关注重点放在使哲学在政治上成为进步的力量。

在这两个传统之间常常充满了敌意。分析哲学家指责他们的大陆同行，其晦涩故作高深，其模糊令人绝望；大陆哲学家则指责他们的分析同行，毫无意义地炫耀技巧和咬文嚼字。但是也有一些哲学家倾向于宽容、兼收并蓄，甚至是和平共处，其中就有明显受古典实用主义传统影响的哲学家——古典实用主义是典型的美国风格的哲学，在时间上它先于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分裂，把逻辑和科学的严格性与对人在真实世界的福祉的关切结合在一起。实际上，皮尔士作为实用主义的奠基人，一方面被蒯因、普特南和我本人所引用，另一方面也被萨特、哈贝马斯甚至是德里达所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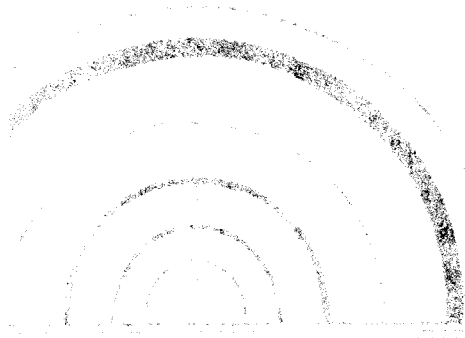
很明显，本系列只可能包括过去50年间西方哲学的涉及范围很宽的著作的少许样本。我们选择了原创性著作而不是教科书；我们没有选逻辑学和特殊学科的哲学方面的专门著作，也没有选严格局限于哲学史的著作。在这些限制之下，我们既收入了最初用英语（在美国和

英国)出版的著作,也收入了最初用法语或德语出版的著作。除收入来自分析传统和大陆传统的著作之外,本系列还收入了来自哲学的不同领域的著作——这些领域包括形而上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认识论、道德哲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

在完成“把哪些著作选入本系列”这一极其困难的任务时,陈波教授和我极大地受益于来自我们杰出的国际性编委会的意见。(令人十分悲痛的是,我们编委会的两位成员,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冯·赖特教授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戴维森教授,在给我们提出他们的建议之后不久,于2003年相继谢世。)对于慷慨地把时间和思想贡献给本系列的所有那些著名的和有学识的哲学家,对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鼓励和支持本系列出版的那些人士,我们表示最由衷的谢意。

苏珊·哈克

2004年4月



总序二

2002年2月初，我作为受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国家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共同资助的 CSCC Fellowship（研究员），将赴美国迈阿密大学哲学系，与国际知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苏珊·哈克（Susan Haack）教授合作研究一年。临行前一个月左右，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王霁教授和我谈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意译介当代世界哲学学术名著，希望了解当代哪些西方哲学方面的著作是重要的，并问我能否在美国帮助做这件事。我答应一试，但要求有该社的正式授权。王霁教授同意，于是起草文件，签字盖章。到达美国之后，我与哈克教授谈起此事，她很乐意与我一起为之。于是，从2002年3月份开始，我们联名向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芬兰、巴西六国的16位哲学家发出邀请信，邀请他们参加“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的编委会，并向我们推荐他们认为的近50年来最重要的10本西方哲学著作。我们的邀请得到了热烈的回应，约

翰·R·塞尔 (John R. Searle) 说此构想“棒极了”(wonderful), 戴维森 (David Davidson) 的评价是“非常好”(very good)。共 12 位哲学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他们分属美国、英国、德国、芬兰、巴西五个国家, 多数是当今世界一流甚至是顶尖的哲学家。由于他们大都是国际知名人士, 异乎寻常地繁忙, 所以推荐单姗姗来迟, 到 2002 年 9 月 3 日为止, 我们共收到 11 位编委会成员的推荐信, 加上苏珊·哈克本人的推荐单, 一共 12 份。

由于编委会成员除哈贝马斯外, 都是英美系的哲学家, 所以推荐书目主要侧重在英语哲学, 对大陆哲学虽有提及, 但数量不多且不集中。编委会人员非常认真、审慎地进行了他们的推荐工作, 其中有一位编委是美国俄亥俄大学哲学系主任, 他告诉我们, 他自己先列出近 60 本著作, 然后在本系教授中间投票, 选出最重要的 10 本, 并且投票的结果基本一致。下面的统计结果的计算方法是, 凡提到一次的就算一票, 尽管有的编委列出的书目不到 10 本, 有的编委列出了恰好 10 本, 而有的编委列出的书目远超过 10 本。编委们共推荐或提到近 50 年内的著作 107 本, 不属于这个时间范围但他们认为仍然重要的著作 11 本, 论文 3 篇。我下面先介绍得票最多的一组, 后提及得票次多的一组, 至于有人提到但得票不到两张的著作则不予介绍。

下面是得票最多的一组:

1.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1953)。

提到维特根斯坦的票数是 13 张, 其中《哲学研究》9 票,《逻辑哲学论》(1933)、《蓝皮书和棕皮书》(1958) 各一票,《论确实性》(1969) 2 票。

2. 蒯因 (W. V. Quine):《语词和对象》(*Word and Object*, 1960)。

提到蒯因的总票数是 15 张, 其中《语词和对象》8 票,《从逻辑的观点看》(1953) 5 票,《本体论的相对性和其他论文》(1969) 2 票。

3. 斯特劳森 (Peter Strawson):《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Individuals: An Essay i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 1959)。

提到斯特劳森的总票数是 11 张, 其中《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8 票,《感觉的界限: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966) 1 票,《逻辑理论导论》(1952) 1 票,《怀疑论和自然主义:某些变种》(1985) 1 票。

4. 罗尔斯 (John Rawls):《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提到约翰·罗尔斯的总票数是 9 张, 全部集中到他的《正义论》一书。

5. 纳尔逊·古德曼 (Nelson Goodman):《事实、虚构和预测》

(*Fact, Fiction and Forecast*, 1954)。

提到古德曼的总票数是 10 张，其中《事实、虚构和预测》7 票，《世界构成的方式》(1978) 2 票，《艺术的语言》1 票。

6. 索尔·克里普克 (Saul Kripke): 《命名和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 1972)。

提到克里普克的总票数是 8 张，其中《命名和必然性》6 票，《维特根斯坦论规则和私人语言》(1982) 2 票。

7. 伊丽莎白·安斯康姆 (G. E. M. Anscombe): 《意向》(*Intention*, 1957)。

提到安斯康姆的总票数是 8 张，其中《意向》6 票，《哲学论文集》1 票，《形而上学和心灵哲学》1 票。

8. 奥斯汀 (J. L. Austin): 《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1962)。

提到奥斯汀的总票数是 7 张，其中《如何以言行事》5 票，《感觉和可感觉的》1 票，《哲学论文集》1 票。

9. 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 《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1970)。

提到库恩的总票数是 5 张，全部集中在《科学革命的结构》。

10. 达米特 (M. Dummett): 《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 1991)。

提到达米特的总票数是 8 张，其中《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3 票，《弗雷格：语言哲学》2 票，《弗雷格：数学哲学》1 票，《真理和其他之谜》(1978) 1 票。

11. 普特南 (Hilary Putnam): 《实在论的多副面孔》(*The Many Faces of Realism*, 1987)。

提到普特南的总票数是 8 张，其中《实在论的多副面孔》3 票，《实在论和理性》2 票，《哲学论文集》2 票，《意义和道德科学》(1971) 1 票。

12. 福柯 (Michel Foucault): 《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英译本书名为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966)。

提到福柯的总票数是 5 张，其中《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2 票；《知识的考古学》(*An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1969) 1 票；《训诫和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1975) 2 票。

下面是得票次多的一组：

1. 托马斯·内格尔 (Thomas Nagel): 获得提名票 4 张，全部集

中在《无源之见》(*The View From Nowhere*, 1986)。

2. 诺齐克 (Robert Nozick): 获得提名票 4 张, 全部集中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1974)。

3. 黑尔 (R. M. Hare): 获得提名票 4 张, 《道德语言》(*The Language of Morals*, 1952) 和《自由和理性》(*Freedom and Reason*, 1963) 各 2 票。

4. 塞尔 (John R. Searle): 获得提名票 5 张, 其中《言语行为》(*Speech Acts*, 1969) 1 票, 《意向性》(*Intentionality*, 1982) 2 票, 《心灵的再发现》(*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 1992) 2 票。

5. 威廉姆斯 (Bernard Williams): 获得提名票 4 张, 其中《伦理学和哲学的限度》(*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1986) 2 票, 《笛卡尔》(*Descartes: The Project of Pure Enquiry*, 1978) 1 票, 《道德运气》(*Moral Luck: Philosophical Papers 1973—1980*, 1982) 1 票。

6. 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 获得提名票 4 张, 其中《猜测与反驳》(*Conjecture and Refutation*, 1963) 1 票, 《发现的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 1934) 2 票,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 1945) 1 票, 但后两本不属于过去 50 年内的著作。

7. 赖尔 (Gilbert Ryle): 获得提名票 3 张, 全部集中在《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 1949)。

8. 戴维森 (Danold Davidson): 获得提名票 3 张, 其中《行动和事件论文集》(*Essays on Action and Event*, 1980) 2 票; 《对真理和解释的探究》(*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1984) 1 票。

9. 麦克道威尔 (John Mcdowell): 获得提名票 3 张, 全部集中在《心灵与世界》(*Mind and World*, 1994), 其中 2 票分别来自斯特劳森和普特南。

10. 丹奈特 (Daniel C. Donnett): 获得提名票 3 张, 其中《被解释的意识》(*Consciousness explained*, 1991) 2 票, 《意向态度》(*The Intentional Stance*, 1987) 1 票。

11. 阿姆斯特朗 (D. M. Armstrong): 获得提名票 2 张, 《心灵的唯物主义理论》(*Materialist Theory of the Mind*, 1993) 和《可能性的组合理论》(*A Combinatorial Theory of Possibility*, 1989) 各 1 票。

12. 哈贝马斯 (Jurgen Habermas): 获得提名票 3 张, 其中《交往行动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1981) 2 票,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国的商谈理论》(*Between Facts*

and Norm, 1992) 1 票。

13. 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获得提名票 3 张, 《言语和现象》(*La Voix et le Phenomene*, 1967), 《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 1967) 和《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 导论》(*introduction a "L'origine de la Geometrie" par Edmund Husserl*, 1962) 各 1 票。

14. 利科(Paul Ricoeur): 获得提名票 3 张, 其中《自由和本性》(*Freedom and Nature*, 1950) 1 票, 《隐喻的规则》(*Le Metaphore Vive*, 1975) 2 票。

15. 乔姆斯基 (J. Chomsky): 获得提名票 2 张, 《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 1957) 和《笛卡尔主义语言学》(*Cartesian Linguistics*, 1966) 各 1 票。

16. 帕菲特 (Derek Parfit): 获得提名票 2 张, 集中在《理性和人格》(*Reasons and Persons*, 1984)。

17. 苏珊·哈克 (Susan Haack): 获得提名票 2 张, 集中在《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Evidence and Inquiry: Towards Reconstruction in Epistemology*, 1993)。

18. 哈特 (Herbert Hart): 获得提名票 2 张, 《法律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 1997) 和《惩罚和责任》(*Punishment and Responsibility*, 1968) 各 1 票。

19. 德沃金 (Ronald Dworkin): 获得提名票 2 张, 《严肃地对待权利》(*Taking Rights Seriously*, 1978) 和《法律王国》(*Law's Empire*, 1988) 各 1 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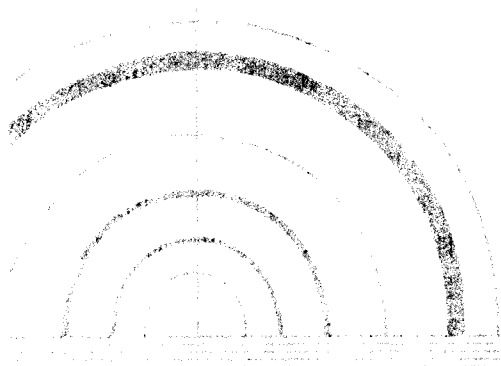
哈贝马斯推荐了三本德国哲学著作: 霍奈特 (Axel Honneth) 的《为获得承认而斗争——社会冲突的道德文法》(*Kampf um Anerkennung*, 1992), 弗斯特 (Rainer Forst) 的《正义的语境》(*Kontexte der Cerechtigkeit*, 1994), 施内德尔巴赫 (Herbert Schnadelbach) 的《黑格尔法哲学评论》(*Kommentar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 2001)。

值得注意的是, 声名显赫的理查德·罗蒂 (Richard Rorty) 仅获得 1 票, 有一人提到他的《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 提到戴维森的也只有 3 票。耐人寻味。

苏珊·哈克和我将从以上所列书目中, 挑选出一组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并且能够买到中文版权的书, 组织译者翻译, 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近年内出版。

陈 波

2004 年 4 月



译者前言

迈克尔·达米特 (Michael Dummett, 1925—) 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哲学教授, 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和逻辑学家, 弗雷格 (Frege) 研究专家。他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 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一系列专著, 主要有: 《弗雷格的语言哲学》(1973), 《弗雷格哲学的解释》(1981), 《数学的逻辑基础》(1991), 《分析哲学的起源》(1993a), 等等。《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1991c) 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这部专著最为系统地反映了达米特的哲学思想的全貌, 全面阐述了意义、真与反实在论等问题。以下分三个方面介绍达米特在这部著作中阐述的思想和理论。

一、意义理论

继承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传统, 达米特逻辑哲学研

究的中心是意义理论。作为一位弗雷格研究方面的专家，他对意义的探讨开始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模型。这个模型的基本思想是，一语句的涵义（内容）是由其真值条件给出，并由其构成式的结构显示出来的。在他看来，如此阐释的涵义如果说有助于阐明语言实践的话，那么这些真值条件知识就必须通过阐明其使用中显示的特征而归给语言使用者。这就暗示我们把对真值的分析深入到语言实践中的断定句式的显现，从而抛弃经典的真值条件意义理论，代之以一种较弱的真。达米特的这种考虑促使他把涵义重构为由这种较弱的真给出的。按照这种思路来重新整理弗雷格的意义理论，这是达米特意义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在他看来，数学中的直觉主义为我们用数学语言来重构意义理论提供了一个范例，而他的研究方案是把这种数学语言中的范例推广到日常语言中去。他进一步论证说，这样一种重构的意义理论必然要扬弃实在论所捍卫的经典语义学和真值条件意义理论，确立一种语义学形式的反实在论，以解决关于物质世界、他人的心灵以及过去的事件等长期争论的问题。

以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为出发点，达米特的意义理论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意义理论的核心，由指称理论和涵义理论构成，另一个部分是其补充部分，即语力理论。^①同弗雷格一样，他也区分了涵义（sinn）和指称（Bedeutung）。^②在达米特看来，一个表达式的“指称”是该表达式所指示或所应用的对象。一个表达式的“涵义”是该表达式表示那个指称的方式。例如，古人以为“晨星”和“暮星”是两颗不同的星，后来发现是同一天体即金星。这两个表达式有同一个指称，但表示那个指称的方式亦即涵义是不同的。涵义和指称的区别有助于说明由恒等的陈述句引出的认知之迷。“晨星是暮星”和“晨星是晨星”这两个陈述句都是真实的，但有不同的认知意义，因为前者是有信息内容的，而后者只是空洞的同语反复。这种认知意义上的区别不能仅仅用表达式的指称来说明，因为它们的指称相同；然而，

① [英] 迈克尔·达米特：《什么是意义理论Ⅱ》，载《哲学译丛》，1998（2）——译者注；本书所有脚注内容均为译者注。

② “sinn”英译是“sense”，“Bedeutung”译名较混乱，通常译作“reference”，也译作“designation”，“designatum”，“nominatum”，有时也译作“meaning”。这就产生了混淆，弗雷格的一些同时代人，包括罗素（Russell），用“meaning”作为“sinn”的英译，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假定，对应于“sinn”的概念是认知意义的概念。王路在《弗雷格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一书中对此做了澄清。

它可以根据涵义的不同而自然而然地加以说明。“晨星”和“暮星”这两个词在第一个陈述句中以不同方式表示指称而有不同涵义，而在第二个陈述句中则没有这种区别。

在达米特的方案中，涵义和指称理论显然是意义理论的核心，而它讨论得较多的是涵义。^①涵义理论建立在一种语形（句法）理论和语义理论之上。前者把语言的每一语句解读为由初始句法元素组成的结构。而相对于一个给定对象域，语义理论对每一类初始表达式确定一种适合作为该类表达式语义值的对象。涵义理论应该说明复杂表达式的语义值是怎样通过确定句法结构及句法各部分的语义值而表示出来的。他认为，弗雷格提供了满足这种要求的句法理论和语义理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弗雷格考虑的是单称词项的语义值，而且弗雷格考虑的语义值是经典逻辑意义上的真值。因此，弗雷格的理论是不充分的，需要进一步发展。

在达米特看来，在给定一个意义理论的前提下，对一个语言的“解释”是通过在一个论域中对初始表达式指派语义值（semantic value）而完成的。确定一个解释，从而以一个特定方式得到初始表达式的语义值，也就给出了它们的涵义。在他看来，复杂表达式的涵义是由基于其构成式结构而产生的语义理论所导出的语义值规定而给定的，但是按照弗雷格模式，语句的涵义是由基于其构成式而得出的成真条件给出的。另一方面，在弗雷格看来，涵义决定指称，指称就是真值；达米特也认为涵义决定指称，但他认为指称是一种较弱的真值。在这一点上，达米特发展了弗雷格的意义理论。

如此阐释的涵义如何与语言能力相联系呢？达米特论证说，语言能力并不仅仅是像游泳能力那样的实践能力，它涉及由涵义理论所阐释的实质性理论成分。因此，说话者应该相信这种由构成结构导出的语句的真值条件知识，人们在把握语句涵义时形成的正是这种知识。当说话者能对一语句真值条件提供并不循环的言辞说明并使这些知识既是外显的又是现实的时，这种知识的显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并非所有场合的知识都是外显而现实的，因而弄得不好就会出现循环。余下的知识或者是现实而隐含的，或者是外显而假设性的。对于这两种情况，涵义理论都必须证明把这种知识归于使用者的正当性。

^① Se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ward Craig ed. Routledge, 1998. Vol. 3. pp. 149 - 153, Vol. 4. pp. 856 - 863.